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六首

汎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太湖踞吳郡之北晉陵而南吳興三方者五百里中
為山大小七十二兩洞庭者冠之然其山去吳不百
里而近吳去余海上百里而遙前是汪中丞伯玉以
丙寅之四月要余偕徃弗果伯玉乃從吳諸少年游
自有記居七年而秋九月余與弟敬美憂居且禫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二

謀挾從季瞻美曹甥子念李生時養以游里人張生
黃生從以望前一日發胥門周子公瑕舟及之遂由
橫塘歷楓橋呼陸丈叔平與載公瑕寔爲酒抵胥口
山相與謁其廟談古節俠感慨事久之乃下買三湖
船其一以濟吾黨二以載僕從肴酒無何而月從東
方起乃放舟休湖口一白上下無際時覩縹碧鑿金
爭煜驚波中遙山黛色隱隱出沒趣青衣行大白扣
舷歌曹公短歌行爲之引滿始就寢質明而要諸同
濟者公瑕故怖涉不欲從吾二季廼故強之則益怖
佯爲散發伏枕楚聲達於外二季愈益就迫之則益
聲楚而陸丈者年七十七矣其少時隱洞庭故別稱
包山子云奮而謂二季毋苦周郎爲吾當褰裳先諸
君遂發舍公瑕已稍稍離口日猶在曾泉和光熹微
若行鏡中蒼翠與帆相送迺久之漸空濶不風而波
俄風小勁帆益駛所過嶺無停瞬意甚快之然俯而
顧其舷時時受水裾爲濕矣日小遷抵鼇山按范志
山皆青石溫潤光瑩扣之琅琅有金玉聲爲浙西人
酷取剝膚矣其取石今猶爾而不凹余乃攝衣上得
靈官祠飯焉祠右有磐石高三丈許竒樹產石韮斐
亶可愛飯已復就舟二十里抵鎮瀆橋舍舟行數百

武得東嶽廟左折而上百武許即所謂林屋洞天者也山上童如覆敦其下缺如半甌俚而入則益寬顧積潦成沮如垂二尺群屐莫敢前余嘗讀吳志五符真誥之勝慨然思一遇焉决筭去幘卑衫犢鼻跣而行騰呼卮酒賈壯從者秉炬導行未百武玉乳下垂右有狹坼爲漏天日景射衣若電然水益深石益下隘過偃則膝屈水稍伸膝則背承乳若擊炬煙眯目度猶可強入也母乃憊虞於返乎擇一砥命敬美題名而出輕趨少年前能度隘口覩所謂若堂室者若牀者其乳下垂青紫諸若寶玉者然竟不能抵隔凡而返隔凡者昔人所書洞窮處其尻皆水也度其夫乃在中湖矣歸少憊以酒沃之比月出興復發徘徊洞口乃攝衣取道而上至曲巘其左踞湖湖多亂山不能竟水月觀而境獨幽閒山面皆竒石嵌空玲瓏仰而卧者鱗次異狀由石裂穿下攀蘿葛間道從竹林中竹萬箇其大皆拱琤琤煌煌鳴玉碎金耳目應接不暇穿民家傍出炬火與月相亂宿鳥撲刺村犬殷聲如豹黃雲覆壠受彩作錦浪忻然久之循山而行至屏巘仰覩穹窿非斷自削乃別取徑上覩陽谷洞其隧陡下黯昧不測呼炬入至東身而止箕踞磐

世經堂刻

石作青天之歌上入雲表瞻美數浮大白狎一從行道士迫之酒不勝乃遁予等亦從而罷歸可三鼓矣質明起僦肩輿不及輿者杖而從二里許得石門循山趾而道喬松無際蒼翠襲衣數轉始得寺榜曰包山或云鮑靚嘗居之或云寺為山所包非以洞庭別名也寺僧故識叔平為具食摘新橘剖之尚綠而甘鮮已穿寺後里許得毛公壇毛公者不知何季人其所煉丹處也丹井埋草中若狐穴不可辨室宇已廢獨臺及門址在四顧亡他竒唯峰勢迴抱蓄氣不洩羽流所可托息耳叔平意不欲往上方寺輿人強之

行籬落間棖橘如繡沈氏墓古松數十株大可合抱似不減西湖九里既抵寺則已廢一僧自外歸脩檀越禮頗肅以蕪不可栖也謀欲登縹緲峰則尚遠叩銷夏灣無適為主者而舟徙泊鎮夏且以石公山之勝未及探也亟歸就舟薄暮抵石公躡磴而上至其巔憇焉日且息虞淵矣大于紫金鉦冉冉垂墮僅餘一線迴光射波波尚為沸起霞綃霓旌之屬扈於後者半猶亘空少選月從東上初為鈎俄忽為玦為金鉦其色正黃規不及日十之一波得之蕩而為長燈煜煜不定返顧鴈中百棟如畫湖中外諸峰盡出其

猫鼠小島汨沒不定念吾生平所見亡踰者急呼酒
酌之而敬美自山左來誇其勝津津不已余欲往業
已夕矣強而宿民家秦氏五鼓風驟作浪挾之若侵
裊入早起飯畢念所謂山左之勝獨身行亂崖間徑
且窮俄而黃生來已復有跡者相與踉蹌往問所謂
劔樓得一峽脅肩而入至半益狹不復可上下大窘
乃返更轉而右始真為劔樓也衆以余體重難之余
賈勇捫石崖爭鳥道上若猿猱倏忽穿漏出其頂大
詫謂衆吾此陟何如高延宗晉陽戰耶復循他徑下
觀削壁數處益奇至王文恪所題連雲障歸雲洞拂

苔蘚縱觀久之仰卧草間以酒脯佐疲徐就舟舟人
謂劔樓一名風弄按南史臺城有西美方語謂弄巷
也洞漏狹如蘋末風出入之固自雅何必云劔樓哉
帆而過其下舟人呼石公則亦應石公云此亦洞庭
一勝蹟也稍抵明月灣垂楊列生水中若幟傍為巨
砥可容百千人他亡奇者尋張帆向銷夏灣風益急
舷時時就水子念擁被卧艙中張生憊亦卧瞻美數
呼酒自解酒行小緩面即青叔平強作長語其不憚
者吾兄弟與時養耳黃生睨視吾安則亦安而銷夏
灣者於洞庭諸勝為最蓋兩山旁出中別漚為湖縹

緲當其後莫釐前按其地寬衍有良田橘柚桑柘梨栗之饒民居數千咸自給足蔣太學者家焉聞余至則使使出迓余乃舍舟陸行過烏砂泉酌之盡一蠡行田間二里所就飲太學其中表蔡丈人來訪即伯玉記中所稱九十翁者也視故翰林九達為季行耳盡聾矣而啗履神明不衰其子孝廉伯玉捧筇僂行而侍對客益為恭謹可念太學夙具供張擊鮮牢醴至醉飽相與步行山間訪蔡丈人因過九達故宅談說遺事歎風流之不再復飲太學止宿其明日議登縹緲峰蔡丈人口占詩見遺且遺所扶筇曰以此濟

而勝也孝廉捷取道步上太學與余輩以筇輿行五里許度不可輿則扶丈人筇又里許登絕頂四望曠朗精神飛揚若出宇宙外矣孝廉指湖之中而示余曰此為莫釐為馬蹟為長沙為若橫若陰若翟若厥若葉若余若衝若暢皆有居人稱名山者也拓湖之外指其三周如玦曰此為靈巖天平峯寧陽山表吾吳者也為卞若長興諸山表吳興者也為惠若錫陽羨諸山表晉陵者也指山之支而曰此東為七賢為金鐸若龜若鼃若洞若庭者也西為綺里穀堆為木筆若華者也余時愴怳不能辨第唯唯而已太學走

急足斟紫雲泉試之甘冷勝烏砂遠甚迤邐而西至
西湖寺寺且廢有僧規為復之強作其家言且指傍
小池曰此高於湖不啻尋丈矣而實通氣湖濤激則
鼎沸平則否飯畢抵東湖寺寺整麗倍之時僧不在
闌入其後圃盤桓竹石間尋出至資慶息於橋自縹
緲而資慶所繇道亡不與湖低昂者外望則為梵天
銀濤拍空金碧遙拱如簇漁艦數百鴈序齒齒內顧
而多大壑聚落為塢千甍翼翼張萬瓦鱗次楓丹苞黃
竹點綴葱蒨中資慶之勝逾於包山兩湖矣出資慶
道漸險不可輿度竹塢嶺上下陡峻幽壑茂松不受

日未暝已習恠石枳足且語且喘久之稍得平陸
輿促之蔣氏所街鼓動矣其明日放舟西灣之足曰
小洞庭觀竒石所謂龍頭者雙睛紺碧他若羅刹磔
鶻搏猊種種異態峭壁挿空舟人謂此秋漲不盡露
其竒水小減二尺則空洞窈窕牙距外角令人駭矚
呼酒數行張帆至東洞庭舍舟步村徑徑窮而得長
圻寺止宿寺亦蕭梁時建也僧解空稍可與語沃之
飲則飲竟醉其明日從行諸生謀莫釐高不能縹緲
而他名蹟勝賞又不能半西洞庭會子與自滇歸遣
信相聞云候胥門二宿矣遂挂席過莫釐偶舟人為

掉歌山谷嘈答數部鼓吹非石公所可及也回首眄
西山隱隱雲際吐色美晴若相殫者杖履之地俄落
夢境爲之憮然乃稍次第其事及詩歌紀之併訪陸
丈游天平諸什附焉凡得三十四首王子曰余覩所
謂兩山皆中空真洞庭哉林屋下抵深峭愴况宜學
士大夫雅言之也然至記傳所稱達蛾眉接羅浮連
岱嶽即大地中無非山矣又謂吳夫差使靈威丈人
窮之十七日不能盡得禹書靈文以歸母乃夸人以
所不能究耶及余登石公覽日月出沒爲之爽然自
廢意兩曜盡此五百里間矣長卿之賦上林不虛也
吾目境有盡而天地無盡所謂能出沒日月於茲湖
者吾目境耳即十嶽大九州夫安能異是哉蓋湖有
稱蠡口者范蠡所跳海地也山有稱角頭夏村綺里
者四皓所匿跡地也夫四皓入地肺啖紫芝以終墓
今猶在大河北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蹈海此何
取徵哉洞庭古稱不被兵至嘉靖而倭一中之又時
時中大盜天地之淳氣漓矣不然而去余家不二百
里吾當老是間安能低眉折腰作風塵游也

游東林天池記

余以七月赴楚江行至彭澤有峰秀出天表者曰匡

廬山也自意抵九江必獲一壯徃而以久困石尤乍
得風船尾船中人少留色而亦會無適為主者徑張
帆去殊自悔恨十月量移嶺右假休沐還復抵九江
兵臬尚君見訪語及躍然曰且得從子周還余固謝
乃使二騎為治裝九江丞德化令各以其吏人徃其
明早蓐食挾玉山程生及吾郡張生姚生黃生游出
城北甫數里即聞草間流泉聲甚悲至橋所悲聲易
而厲不知從山行覺輿人趾益上小喘二十里而曙
色與微月接道有棹楔署曰太平興國宮即宋所祠
採訪使者處也其宮去署所可里許周益公陸務觀

所誇殿堂鐘樓之盛為兵燹奪當無幾存矣久之乃
入磴道夾嶺蒼翠可愛亦時時見人家炊烟群梟已
抵東林寺即慧遠十八人結社地也其面為香爐峰
秀色挿天前有亭榜曰三笑跨一石橋所謂虎溪者
也溪亦多闕塞下有深草暗流時伏度溪可百弓始
及蘭若其殿曰神運晉江州刺史桓伊建周陸記所
稱唐牛相僧孺署寺裴相休署殿二書今皆已亡之
獨三世佛像存而皆端嚴妙好衣領皆精絕云是唐
塑工手不減楊惠之他阿羅漢咸稱是殿後石壁陡
起古樹數百紛披若蓋其右為遠法師影堂中坐遠

像傍十八像則劉程之等六人及遠與慧持輩也其
更右則方丈頗整潔中左右六壁為王文成詩僧以
朱欄護之然左右壁皆已湯湮不可讀縣為置頓小
飲敵寒色誇陶令之攢眉成一詩而出訪白司馬草
堂僅影響耳遂循虎溪而西步石橋流泉潄浚白石
齒齒可念西林寺遠公塔皆在望顧其荒落興盡不
欲往乃就輿行可十餘里至雲峰寺改乘小竹兜子
以四人牽而上若溯流舴舻可四里許至登高亭又
折而上為錦澗橋故擲筆峰後諸水委也石壁峭上
凡數折水自其鏤下濤翻雲湧噌吰鉤磬吾不知視

棲賢歸宗何如當亦生平一奇觀耳自橋而上為錦
繡谷亭亭焉如谷名諸所以稱錦繡者春時雜英百
千種燦爛如織至冬初蒼翠不剝丹楓綴之亦自滿
眼雕績復上為躡雲亭又上為甘露亭自是改而步
矣時天已陰晦積雪乍液加峻且滑凭一小吏有從
雲罅顧見吳楚諸小山如藁塚溪流縈紆挾微照為
百千金蛇俄而霧合稍稍逼不見前後人第聞冒絮
中語相喚耳又上為披霞亭又上有坊曰廬山最高
處王文成筆也寺僧指其傍小巖穴曰此竹林寺後
門竹林寺者世所稱有影無形時時聞天樂云聖僧

居之耳霧小關見兩山下垂若闕而東山尤奇秀層樓危堞廩庾獅象之狀種種問之僧或云即九奇峰或云非也俄復晦稍折而下道微坦從寺左轉南嚮連峰前蔽高可里許遠不知極蓋皆稱天池山而寺踞其後嶺小窪耳寺門殿鐵瓦石柱頗壯麗而佛像不甚精僧導而右登一閣曰憑虛縣吏出所齋酒脯凡數行四壁題詠皆已滿獨南嚮左楣尚粉素顧程生作古隸題游日及紀姓名而下復稍西爲聚僊亭蓋所祠天眼尊者周顛僊赤脚僧徐道人見

高帝碑甚詳顛聖凡不足論天音心似欲爲明王一表

徵應以服衆志耳又西爲文殊臺蓋巨石危出可以西眺岷峨積雪俯視千里而爲雲霧所翳間一少關隨合所謂阿閃國一現不復再現者耶臺所建文殊殿亦草草而傍崖一龕中坐獅石像極精絕疑此石師從蓮花會親覩法身當令旃檀釋迦退舍矣時日已迫下春且虞雨雪遂歸而所謂舍利塔獅子巖鐵船峰白雲洞蓮花庵白鹿昇僊臺御碑亭者僅從僧一指說而已歸路大似捷然從肩輿踏空中行處舍身崖也度東林尚君復使置酒強余入則已暝二舉觴乃出抵舟街鼓已久動矣夫此廬山背耳其

由南康而入五老諸名勝十不能一也而所經游又欲以一日而盡之得無為採芝叟擲掄耶譬之初地人見佛現身謂之能盡佛則不可謂不見佛亦未可也記陶徵君棄官居柴桑得非為廬君戀戀耶然貧不能多致力而又以足疾使門生肩籃輿計不能度東林而止望天池便自霄漢余吳人去此殆千餘里幸以宦游一染指差足誇徵君矣越三日紀其事以示同游者

自均州繇玉虛宿紫霞宮記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真武宮也宮曰淨樂謂真武嘗為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真武者古武神也自

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說以為脩道於武當之山而宮其顛山之勝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奕為世所慕趣春三月望余晨過淨樂憇紫雲亭小時出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綠被壠時積燠頗困人少女風襲肌為之一快不知其媒雨也已一舍飯迎恩宮殺淨樂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漸為馳道山口垂闔棹楔跨之榜曰治世玄嶽

世宗朝所建也山初不以嶽名按酈道元水經注云

武當山一曰太和一曰叅上又曰僊室荊州圖副記
曰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令隱道茲山曰謝羅山
而

文皇帝為特賜名曰太嶽至

世宗乃復尊稱曰玄嶽以冠五嶽云謂武當者非真
武不得當也自是為脩真為元和凡二觀已又為遇
真宮馳道蓋闢左右杉松萬株大者合抱曰遇真者
為三丰道人名也其東廡有道人像道人張姓當

高皇帝時游人間築淨室於茲地曰是不久當顯俄
棄去而
文皇帝數使都給事中淡奉書招之

凡十餘年弗得則為之像又贈以真人誥今所奉書
及誥猶在由遇真五里而為玉虛宮曰玉虛者謂真
武為玉虛師相也大可包淨樂之二壯麗寔之已飯
玉虛出取右道透迤而上稍有澗壑之屬微雨時時
將風來衣輒益輒單乃稍有峭壁折而龍泉觀其陽
為大壑縮口相距三丈許為橋橋下水流潺湲不絕
惟石憤起若闔四壁無所不造天杉松衣之吾嚮所
記洞庭資慶包山之之勝茂如也度橋徑已絕前旌
類破壁而出自是皆行巉巖間而雨益甚昇者強自
力前所指問道人掌故氣勃率不暇答山之勝亦若

馳而舍我獨峰頂蒼白雲冒之倏忽數十百變喬夭
得雨秀舊撲眉睫以此自媮適忘其濕之侵也度日
景已下春始抵紫霄宮宮前為池曰禹跡有亭踞其
右池合宮之溜而匯焉潺湲蟄竝所受匯已衆又暴
得雨上奮若有蟄借以起者浮鴨數頭綠淨可翫既
入門雨益急衣濕透袒服顧左右分謝候吏齒擊不
能句乃入道士室構火燎衣探案頭得黃庭一卷讀
之命酒三爵時雨聲不可耐且為次日道路虞而倦
甚目不勝睫也乃就枕

繇紫霄登太和絕頂記

夜潺湲不已若夢中度三峽也比五鼓醒而絕不聞
雨聲質明起禮前殿壁其後鐵色橫上千仞若屏曰
展旗峰出憇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
雨脚下垂而暫若閣者甚畏之然已決筭則勵輿人
前池之右為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上弗及訪
俄而漸開霽所入皆陘徑兩壁直上無盡而三公五
老諸峰以次現乃更用濯雨故舊潤葱蔚因詠唐人
群峭碧摩天語歎其指意之妙久之崖忽闢其陽丹
碧出沒杳靄中稍迫而視宮之額則南巘也舍弗止
乃度宮西嶺下視大壑若孟諸席以占松長杉之屬

自是度榔梅祠地益高壑益雄深仰而睇俯而瞰無
非以奇售者所歷宮觀羽衆以笙管道牙之出沒雲氣
中時亦為風續斷或前薄岨而為回風調穿入窞幽
則若甕呼者度半舍許得一澗與人來請曰從此陘
中穿則故道也當步上三天門此而下趣澗則改徑
可以與亡苦乃聽其所之以得雨稍走沮洳恠石錯
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峰之高以為亡踰矣左仰
而峰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久之蛇行爭鳥道凡數
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泥滑益甚昇人足
前趾恒蹈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不

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憇傍室顧視諸道人舍其
趾半附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蜂蠅之為
房罡風蓬蓬勢欲墮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改服
禮真武遂登絕頂曰天柱峰由太和而望天柱高僅
百丈耳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肩息不能得懸
之十一輒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為之而塗
以黃金中為真武像者一為列將像者四凡几坐供
御皆金飾也已出而顧所謂七十二峰者其香鑪最
高然猶之乎榻前物耳荊州圖副記云峰首狀博山
香鑪亭亭遠出又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

磴道名香鑪峰然則後人易香鑪為天柱而以其從
峰稱香鑪耶餘峰夥不能臚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
起若趨謁者又若侍衛時乍晴蒙氣猶重不能得漢
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挾銀濤層湧疊至使人目眩
不暇接古語云泰山輕霄蓋其上白雲當其前有味
乎言哉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最高意不肯為天
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峰乃在房陵官道
也凡山所有峰澗巖泉之屬不可指數而其名即道
流輩剽它志被之又舉以傳真武為真武稱者不可
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守李君元莊從為飯神庫之後
院謝去客有言范了髻者居二十餘年矣冬夏一衲
食一飯亡鹽酪所棲止一石竇試跡之則已至矣貌
瘠而神腴雙眸炯然即一衲鶉懸歷寒暑亡穢也與
之語不能為虛而能為不虛者亦雜用儒家言顧謂
得道可以遺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為作白湯
飯供盡兩壚而別

自太和下宿南巖記

余將旨鷄鳴起作泰山日出觀而二僮欲寐呼之不
應旋有磬欬者則已辨色矣然亦以足不謀凭攔徙
倚久之乃就籃輿而下百餘武不可輦舍之逸出天

柱峰後為三天門降之易屣於陟而用陡絕故數蹠
踔腰脊不相攝累息股戰賴道士時時奉酒脯紆其
困顧視中笏七星三公千丈萬丈諸峰差池頡頏色
若可餐數步一回首不忍失之下二天門為摘星橋
有文昌祠讀汪司馬伯玉所為文甚麗中謂國家創
述右文盛

高孝廟而以劉王兩文成當之夫伯玉殆自命哉乃
不佞所不敢知也稍數百折得昨所取道晴日獻麗
原谷詭瑰異狀觸目若新亦忘其所睹記矣亡何抵
南巘宮新蔡張助甫約以望後一日登太和而所遣
候人不得報乃憇以俟之飯後有舉僧不二所休巘
告者即伯玉記佛子巘也欣然許之復以籃輦徃從
宮門傍左折逶迤上行百步有巘曰歛火石文如燄
起樹作龍爪其中窪深而旁有靈池水甚甘傳以為
雷師鄧君修真地也道流輩飾像蒙之後若為寢室
者其美遂為襲矣乃復行嶺間回穴紆磴足相齧者
十餘里而始抵巖巖踞嶺之腹而嵌空若室者三中
最寬鑿大士像虛左席客以地而度其右以榻不二
髮鬚鬢白覆額而狀甚腴出肅曰公貴人乃羸服耶
坐餘榻屏人耳語謂公自此中來將毋不從此中去

乎柰何自失之予為悚然第其所稱握拳閉齧流羨
入丹田法與一切空所有皆予素聞者已乃引予左
邪而上至頂有池延袤不二丈而水旱不溢涸蓮葉
田田其中前後為一池僅半之亦有雜花木之屬蓬
室方廣當身一木榻匡坐咯然久之其嶺左右皆大
壑壑盡皆為絕壁四周靡所不際天其色以三春奏
異已乃却引穿美箭下臨前澗磐石若峽水潺潺流
其下小為隄扞之滙為一池茂草沿絡傍巨石頗作
瓦字刻丹填之仍為予釋其義予笑不答尋又為予
所以結構之詳皆手任之予曰是空有耶曰吾空

有而時有有而空空母害空也已又飯予於空室

皆香美尋飯予從者數十人皆徧母時羸乃謬謂予
曰適襄即涓人來授餐耳臨別握手不能釋且曰毋
忘兜率會也予顧謝師自愛度我不能得師境而師
或墮我趣柰何還南巖時返照猶未歛乃入謁真武
殿從殿後歷元君殿南薰亭獨陽紫霄諸巖室徘徊
顧望諸峰爭雄而趣太和若游龍天柱金觀色煜煜
射目所謂禮斗飛昇臺捨身崖其奇壯詭卓無論道
流鼓掌玄帝事若覲也予語之若曉僧不二耶是欲
空一切有不得而予乃有一切空乎因大咲命酒數

行而罷

自南巖歷五龍出玉虛記

由南巖右折而下半里許為北天門出北天門稍折而上曰滴水巖若肺覆時時一滴下小池承之即不以雨暎緩速有澗傍亦饒竒石泉漉漉下流橋度之頗勝而名不雅曰竹笆然亦未有以易也自是壑益深曠樹益老高者徑百尺大可數抱而根皆露交縱道上數百千萬條其麓者若虬蟒次為蛇為擘為即且樹得風簌簌鳴則根皆應而鱗起若嚙人趾者崖顛恠石俯下欲墮亡所附麗其澗石又突起若象若

獅若龍若雕鷲之屬意似欲攫人令晦之夕具之晝過之不僚慄縮足耶有僊龜巖衡縱數百尺作綠珩色沿澗而下至青羊橋石益竒詭百狀水益壯嘈嘈若笙鏞之乍奏而自律也下流方岨陡上無際水乃從其趾穿度矣呼酒盡三爵酌水復盡一爵自是舍澗旁道頗行谷間迷陽第籬不可以捷可數里乃復攀緣而上其岡領故已皆土忽復石石遂多竒而檉杉松栢之屬忽盡偉蔚整麗余謂是且得五龍宮乎而道轉上轉不可盡輿人喘而噓數息數奮乃抵馬入門為九曲道丹垣夾之若羊腸蟠屈其垣之外則

皆神祠道士廬也美木覆之陰森綜錯籠以微日猶
之步水藻中其臺殿因山獨峻出宮表紫蓋金鎖諸
峰彷彿欄檻間物矣庭左右有池二以螭口出泉傍
復有井五所謂五龍者也廡之西復有池二若連環
名曰日月池日池黛月池赭云其色亦以時變不可
知也飯已道士奉真武玉像來觀已又出

文皇帝所賜道士李素希二衲被之正與余體適因
笑謂此衲出尚方而復不偕鸞鶴逝者亦胡異中丞
紫耶所聞凌虛巖自然庵尤勝而意不欲往乃出自
是稍坦地而嘉樹美箭益夥鳥聲雖和會所使上事

人還發尚壘第書稍問燕中事不覺至仁威觀觀
石梁曰普福橋橋之勝下靚深伏泉竇焉上顧四山
若甕口而微缺從缺之所而得日草木皆媚自是復
蛇行下數里至五龍行宮踞其前門小憇山忽左右
關多為平疇青碧布壠除道益廣而所留羽儀亦至
乃改服度華陽亭躡石梁挹蓮花池驟喜其脫險艱
而忘諸山之盡去我也已尋抵玉虛而分守君復來
候觴余望僊樓酒數行則驟晦冒雨之迎恩宮宿焉
王子曰夫余之山宿者四而歷不能得十之三也然
亦足以雄生平游矣夫物顯晦則有時哉彼夫禪主

分州山人稿卷之七十三
二十世紀學刊
絡驛者七十二柴望之禮稱嶽稱鎮者各五而茲山
固戾泯也一旦遇真主以疑似惟重之跡而膺特拜
遂超五嶽而帝之宮殿大者擬建章小者凌祈年望
僊道流非耕蠶而衣食者以萬計奔走四海之士女
爭先而恐失號泣鼓舞望之若慕即之若素彼何所
取繇來哉謬矣夫太史公言也曰惡覩所謂崑崙哉
夫近有一武當而不能舉彼將以為無之也無之惡
在其無崑崙也

分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三
分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十首

顧氏祠堂記

昔者三川之民被髮而祭于野夫子蓋夷之云先王
之世亡論貴賤人人得緣等盡其孝而秦好尊大制
黔首毋特祠即卿大夫過抑殺嫌其比於上家不復
廟矣而熟於禁者以為固然而忘其自甚或執政大
臣坐祠寢見紃有司至勞人主斥縣官費為廟者

噫何其陋也楚俗號稱朴嗇其民淫於外鬼而畧於
內鬼靳顧公業諸生時則已中非之歎曰靳之中大
夫之宮鱗然其侈者山節而藻稅所以自居亦足矣
即藉先人遺饒什一之息亡所施施之叢林之社而
柰何靳一椽先人也此何以教民孝且合族哉於是
謀祠祠其高大父以下而屬為諸生力未遂久之公
二子按察問比部關先後成進士各以祿之餘至公
乃合耕之餘庀材鳩工為屋若干楹卜宅之陰厥枕
維岡堰陂為塘割燥臨濕檜栢蒼蔚深靚洞幽神所
憑依春秋牲牢相協厥資益置腴脂凡數十租族之
貧者遴使奉祠取其秫以醴茁彼羊豕左右殮粥以
給事育祠既告成乃合昆季乃率子姓卜日之吉奉
高大父以下入祠左右昭穆咸秩於禮肅若眇嚮儼
若有體雍容裸將始卒不愆尸警位嚴靈風蕭然既
畢事公乃餽神之吐揚解而戒曰嗚呼凡我後人毋
墜忘先德歲以其日必躬必懋予思日孜孜砥節厲
心毋辱其遺衆穆如也又翼如也以聽君子曰楚自
是愧祭寢矣不忘其親孝也合族而以惠遺貧仁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楚之大夫家有廟也顧公
風之矣其二令子宜哉

張氏新泉記

順義張君既罷職方歸乃即邑東北五里圃馬圃故去河遠千樹棗千樹栗千畦薑韭菘宅蔬屬稱是顧安所得水乎於是張君厚募工穿井下可十餘丈而土入益焦全勃若塹工報曰是不可為水也燥而堅是類燄穴叩之空空如下天狀盍他徙穴乎張君意不憚乃操豚酒為文告於神大畧言不佞不足以要神天一之貺雖然掘井九仞而神闕焉亡消勺報自今而往請與神約其重之妄愚不飭志於隱者罰之涸如故自絕於尺寸之澤而枯於鮒者涸如故請得

舍畚鍤焉既畢告而張君乃以暮行井傍有若需需

於土者試以杖導之則泉暴起愆涌感沸巨若疋練細若瑟瑟倏忽充凸寒冽靜旨環井而圃諸非張氏者咸取汲焉邑薦紳先生人人來言張君祥也在易井之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三閭大夫得此繇而歎豈足福哉今天子明聖井養萬彙即抱一才藝者思自奮勿慕之效而况張君則豈其遂不食也吳人王某過井酌水甘焉張君語之故而命記之

永平祠殷訓導先生名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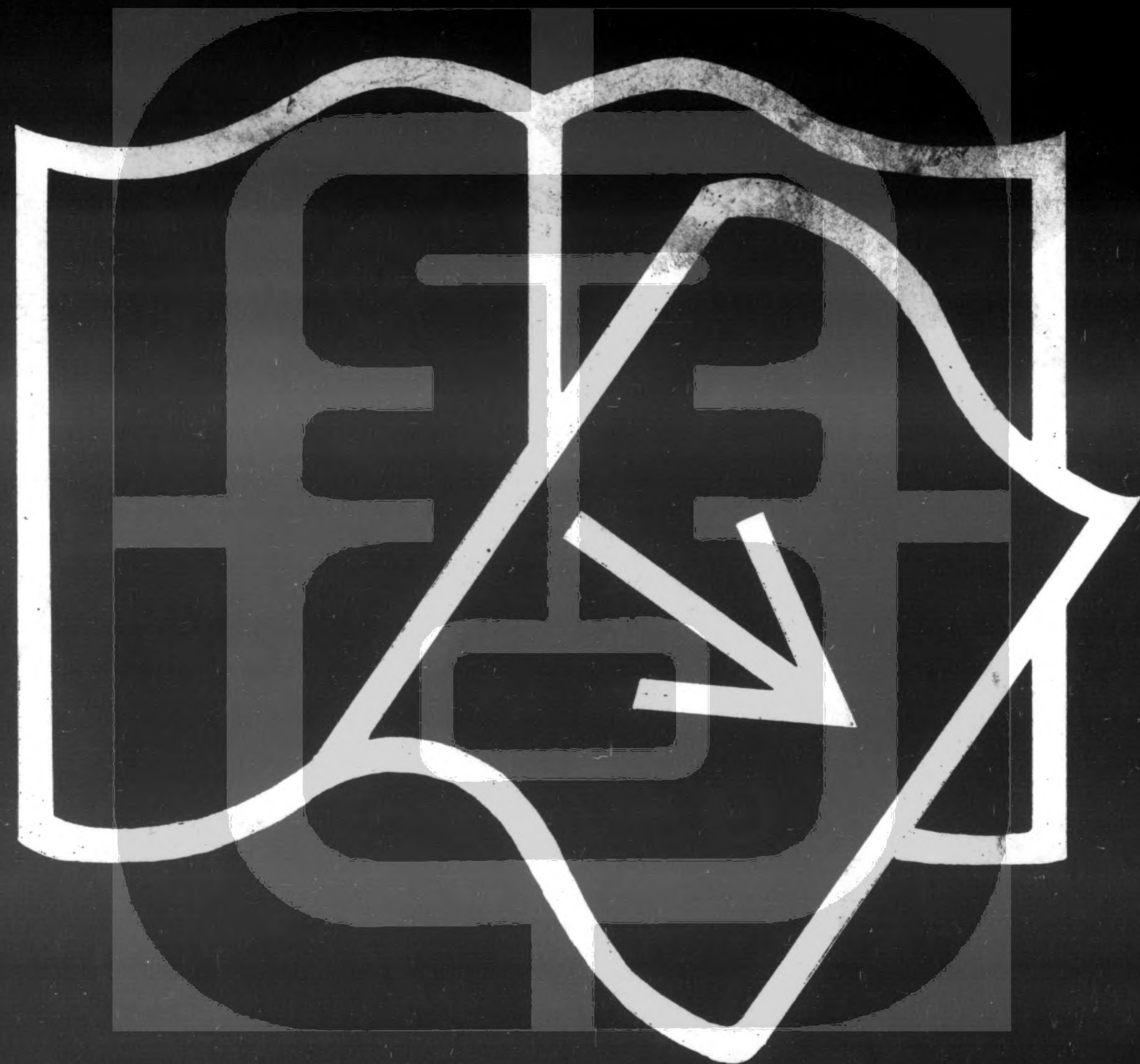
蓋猗蘭困於谷風雖死不改香亡何而馬勃陵之在下難振哉有質樗櫟鷓鴣上托狐鼠下族然得謚為昂霄之雄仁義附於高位余竊甚卑焉廼若在下而振彌久而聞此非特其所寄殊也厥亦有至質矣余日者察獄燕趙間間則以祠考循良吏故實其祠類多二千石不則千石亡下者退而見其父老諸儒生難之雅未有以舉也是亡論其甚往繇邈即能及其身耳目睹記亡稱焉於乎非名實相左謬盪然耶又東游永平永平為古遼西地不佞蓋徘徊於離枝孤竹之封攬先民之遺致庶幾哉有所值而不果廼其父老諸儒生稍稍有能言其官之良者不言二千石銅艾塵言殷先生殷先生為訓導秩百石至卑小也又天順成化間人非及父老諸儒生耳目胡以稱哉父老諸儒生更起難言使者胡難之易也吾非能識殷先生貌作何狀與官所至第吾之大王父行及事殷先生者家說輩臆以故畧得之而先生行於養母事尤著始母來就先生養也天大雨道泥先生徒繇泥道中扶板輿諸門人人徒繇泥道中從矣母性喜食魚會灤河魚美而河水旱無魚先生旦一衣冠河傍拜且禱也亡何水驟溢得魚取以食母迨而今

鄉之人關供者輒詫謂兒曰惜女不習殷先生拜禱
耶而先生故以三禮取高第諸亡能為三禮言者先
生晨夕誘誨之至捐奉為楮費束脩以上未嘗不
諄諄也永平家挾三禮青紫比比三禮之傳永平自
殷先生始余起謝父老諸儒生審如公等言是不當
祠殷先生耶蜀之有文翁蓋天壤相蔽焉大要前用
殷先生法也夫殷先生不及身後必有顯者及余卒
卒罷察獄還治兵山東從今國史檢討正甫游因得
聞正甫之先仕嘗至德審理相德莊王有聲不知其
為殷先生也以姓故語及之正甫大驚曰吾不足以
辱先審理後待罪太史則不知先審理之教永平者
是歲餘而永平守紀君使來言其前守李君為殷先
生入祠狀良悉且謂余記之夫二君子其猶行古之
道也夫徵衆公也逮卑義也追遠仁也殷令殷先生
婁起為九卿生赫然祠矣烏能歿而暗父老諸儒生
口至今二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然則不難正甫乎
誠不欲令以正甫故揚先人名又詎宜以殷先生後
故掩賢者二君子之為永平而已矣殷先生諱某武
定人後遷濟南李君名遜今為廣提學副使紀君名
公巡由給事中遷

青州兵備道題名記

青州故無兵備道有之自獻牛鸞始牛公始繇益都令遷也

武皇帝中大盜彥名等以數萬騎臨濟上三周華不注馬東而隣淄澠之交牛公從子弟亡命力戰却之於是奉 璽書超按察僉事治兵青州屬州邑十四益以濟南之淄長萊新為州邑大小十八又得以考功法課諸吏論死罪以下者牛公治之久遷副使最有聲其後代牛公者或以副使以僉事所奉秩輕重有間其於兵備職自如即稱使可十餘人專以彈壓盜賊然盜後先亦十餘發發輒與使相低昂而期其至以跳梁聞 上勞白虎節則安用是使為也說者言青於郡國最號難治都會之間其民不辨穀麥本而務以鮮衣怒馬相勝鳴瑟粘屣陸博蹋鞠如季子之稱齊哉即野負山鑄山負海煮海大豪驚然挾中猾佐而驅使民威重於使且謂使孰與我大也民之聽豪也便於聽使然俗又好任俠慨不快意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禦效鑄錢掘塚固人人少年翁伯也使者業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固當無擾獄市一言耳平陽侯胡以得化諸能為齊言者古之人奉



原件短缺

寬寬理奉嚴嚴辦是數君子寧盡不古若也漢世守
得以一切便宜破法錢穀兵甲從意調興所論死朝
上夕報可甚或立決乃上今雖謬稱貴重於守禁網
叢密蝟察虎視一不相中文法吏得以其職伺之其
他干陬察淵皤腹版築中丞之辟司徒銑司徒耳奉
牘而讞頰首聽裁侍御之廷尉史耳舉翮觸隅動若
籠鳥乃欲一區區下笑偃然蹻踞之上責漢治明法
不亦大相縣左哉雖然賢者不以小廢志智者不以
困廢才夫因事而就功趣時而見長則數君子者誠
饒為之也世貞既待罪且三載乃得以燕從諸父老

士於軌里連鄉中軍國高之鼓而已其於法甚淺其
易然以其燼南遏楚北伐山戎中包諸宗侯外撫吳
越邑牂柯屣不庾雕題黑齒六兵車而王室遂奠不
佞即諸吏士業以而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揮汗
成雨毋若先臨淄之途乎哉而所自負冠雄雞佩長
鋏截蛟斷兕殿後攻鋒毋若先疆冶綽最之流乎哉
然不能為縣官出死力擊虜庚辛以來悉索敝賦奉
若而北至則盤馬長城之南度懿言解輒罷以要大司
農金錢乍浦之後有君子六千人一夜駭廢未曙跡
絕以不佞所遣募南者無尺寸功還報徒令孜孜閱

軍藉為也則縣官奚賴焉見而之雄於師也未見而
之雄於敵也夫惡少子弟脩小酒食憤奮臂一呼三
尋長銛施頸自若它推埋發塚鑄山而鑿魚鹽之利
又何雄也南矢不能及大海北矢不能度長城徒以
烏合烏散為長笑抑又何諄也世貞嘗讀管氏之書
蓋有所謂七體八經五務三度非盡以其施之兵乃
所以為兵本者詳矣禮義廉耻是謂四維今諸吏士
勇私而怯公也馳小而忘大也毋亦為而師帥者闇
昧於道不預脩四維之訓乎哉其師帥固然乃諸吏
士不務以壯時佐揚先人之休烈而令人舉盜賊之
聲稱冠之齊要亦不善用雄矣不佞竊以為諸吏士
羞願得脩其職交勉焉

屈賈二先生祠記 代家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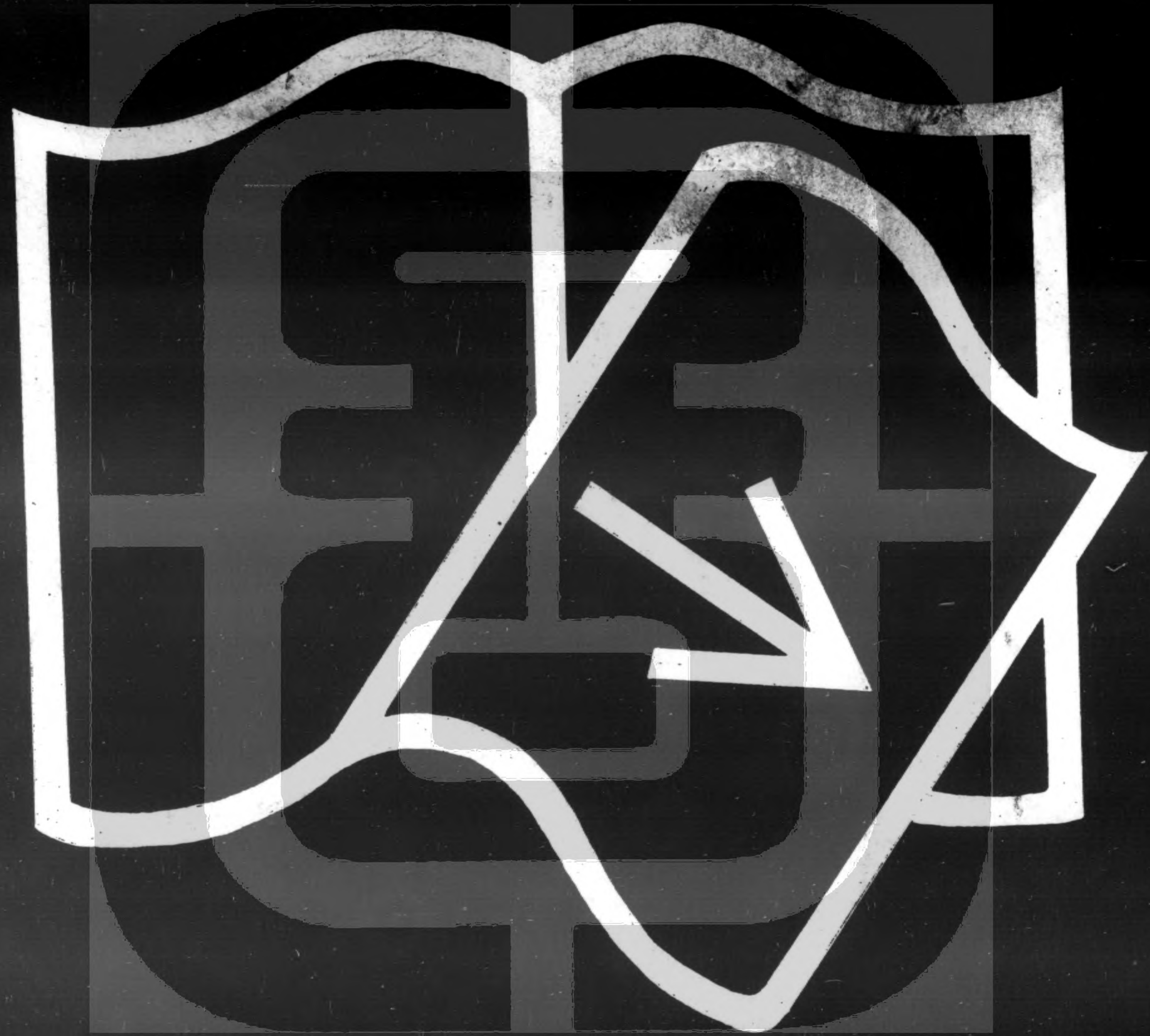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沅沔故楚屈平所
自湛地至漢時賈誼出傳長沙王渡沅沔水為賦弔
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蹟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
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祀予嘆曰嗟乎是
曷以揚擁明德表厲風軌而廉起頑鄙哉其責與於
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倅某某出
官之羨庀材而計之為楹若干左祀屈子右以賈生

配采籬芷酌椒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
讀司馬氏史竊概之矣夫士蓄志担業慷慨而激昂
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綽裕之鄉而
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于國也屈
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嘆喑靳斷子蘭上官又內誣
斥指遠之陰嬖參五而愛怒謬齧夫抱皦皦之節兼
卓越不儷之藝而欲求近亡受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
涕逐放瀕死而益卷卷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濃也
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椎朴少識
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之術
哉賈生何媯此逐也賦所云鳳皇騏驎者似謂平不解
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
乂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太息即微或比物假
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其
淺曰自天子天年過矣過矣楚王昔縣令尹使使持
重金璧而聘莊生生云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
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祠二子
祀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茲土者過而游以吊
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
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

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旣矣非所願於來者也

重脩長興令黃公生祠記

余郎署日則聞今大司寇黃公之賢也既罷官徃友人長興徐中行所以間從邑父老長者游時時益稱黃公賢不置也黃公者故長興令也余故難問邑父老長者黃公去令三十年安所得稱若此乎邑父老長者言即無論去我公久一臆公諸治狀蓋若新焉指邑之條教象法善者曰此黃公所遺也其稍未善者曰此後令有所損益公者也間井之氓獲世守素者曰此黃公之卯翼者也鄉大夫士顯賢者曰此皆受黃公教者也指邑之東門外祠曰吾邑思黃公而不置追而俎豆之者也其巋然而像者曰此黃公令時貌也肩聳翼然高者曰此顧中丞之紀黃公績者也余讀中丞文退而徵諸徐生徐生乃言曰不佞齒固卑然幸及為黃公民又幸及稱公之門人始黃公來治長興長興民竊少之公弗顧第行求邑劇弊宿猾把持稅牘者難縣官不解出納徃徃家於役黃公笑謂女曹善乾沒安能溷廼公悉驅逐之手自會計出納倚一帑而辦故事區有長長職二稅齊氓徃徃



原件短缺

苦其長橫索而其長亦間苦豪右眉累償破宿產黃
公業為立程約身任之民樂就公賦豪右不得與其
長詐相勝黃公所讞治獄後先以千數庭列片語立
決然不數持阿三尺曰惡用猾吏困吾民也諸訟者
受攝牘往當攝者欣然來就訊以故黃公之胥不能
識民民亦不識吏而邑大治公兩入覲從二騎鬻橐
書為行資即大府按長興者及它貴游客無敢以饒
望公公暇則延諸儒生講說文藝其稚而敏者擇明
師誨之貧者割餘奉飲食之人彬彬自好取甲第仕
宦有轂黃公為令滿六載就徵貧不能治裝邑人填
相入然要之未得其精耳道固有不相入而相為用
者說者曰漢高帝以馬上掃羸項收其民而祗席之
更三世可以禮樂矣重之以文帝而猶曰未遑也安
在其相為用哉是不然凡先王之所以衿帶其甲冑
而教化其刑罰者機在於轉移之間耳故臯陶一士
師也挾章程以其職冠夔契而不為讓知有虞氏之
欲以法開教養也有虞氏之用臯繇也汲汲乎水土
之未及平而于四兇乎是誅先除其害而後布之地
也故夫周官之為司馬司寇者未有不陰用於司徒
宗伯者也余竊持其說以規世之用事者而未得其

人乃今見溫公焉始溫公以侍御來按吳也提衡百
吏而濯被之務精白王事不好為操切苛辨第時時
言吾計無以安吾民姑去其害吾安者而已而會太
倉嘉定間大俠沈氏多蓄養亡命奸盜負海煮海巨
編出沒波浪遇之無不立靡碎其徒探赤白丸行剽
殺人國門之外環沈而百里居者空其歲蓋十室而
九所占割腴田以千計自食之課吏莫敢誰何私苟
幸其無他故足矣溫公聞之不憚曰不穀奉

上威德即步武外夷其人而甌脫其地何忍弱哉乃
選良有司挾二帥指授祕策悉捕下獄置之理而瓜
分其田以五予旁民共職稅以五之三予太倉五之
二予嘉定二學宮其為太倉者凡六百三十二畝有
奇諸博士弟子貧憊不能事婚葬與旦夕饘粥咸以
節取給焉而春秋斥其羨治典籍庀禮器如故於是
州父老則人人喜加額言吾所不魚肉於沈氏者幾
希溫公不動聲色而殲夷之公有惠於吾民甚巨諸
博士弟子則又大喜言溫公用軍旅之役俎豆禘吾
曹無憂虞於俯仰以從事詩書吾所不勵志行以終
公惠者有如日諸田沈氏田者亦大喜言茲地皆王
土不幸而出其資肥盜賊者百年又辱鄙之為盜藪

賴溫公力一旦洗濯其故剪荆棘而助菁莪之化諸
博士弟子及父老何以報溫公而會溫公以滿代去
今侍御東萊孫公當行部有司用故事請孫公慨然
曰茲唯前使者之猷與諸大夫力也不穀何敢忘之
其勒諸石以示永永諸博士弟子及父老則又相率
謁余言余病且廢不能為諛辭如溫公真能以法開
教養者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溫公得其精而為
憲萬邦又何疑焉公名某字某河南洛陽人兄弟俱
以文章名有二溫集其得代去也又以破島虜功當
遷贊公畫者前兵備副使耿公隨鄉奉而行之者州
攝守蕭君某勒石者博士某某其也

黃氏祭田記

余嘗讀孟氏書至所謂三月無君則吊者私亦竊疑
其急及讀至於唯士無田不可以祭而後知夫士之
所以急君者在祭也又讀至於卿以下必有圭田而
後知先王預下之悉曲體其急而為之地也然禮稱
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所謂圭田疑若止於卿大
夫與士之在朝者天下固有草莽不祭之士矣蓋勢
之所為限澤固有所不周而士亦有所不能自致於
禮也當孟氏時其所謂士者陽若無所事於世而陰

操世之重以餌天下之諸侯而所謂諸侯者浮慕其名而內規其助不愛爵祿土田以招延天下之士其兩重相慕跡若可紀然問其身則朝梁而暮齊問其兄弟則伯楚而季秦問其墓之鬼則祖粵而父燕家不得恒祭祭不得專田而諸侯之所以厚士與士之所自厚者身而已凌夷至於唐若宋其藩鎮郡邑奉天子三尺惴焉若無所藉於士而士乃至於厭薄畊桑之業棄其鄉井之故甚或七世不塋舉宗不喪贄業貢吏蹄鞅徧於天下以庶幾一日之遇士固竊士之名權以覬乎上上亦竊士之利權以答其覬其所謂藩鎮郡邑雖不能如古之諸侯亦庶幾有以少厭其口而遂亡其故一旦被顯構躋膺仕乃或有家廟載令甲而祀在寢為臺司所紮者况其他哉始山陰黃君諸生時嘗從憲使洪洞劉公游為授公諸子經當黃君之父良貴君稱國士其母吳氏稱賢母聞郡邑間而老且食貧以死黃君居恒戚戚不懌曰嗟乎人子哉無所力於生矣即不得受升斗共窳盛終身矣夫使若教吾鬼而顧護吾缺何甘也劉公竒其材悲其志及行省浙東捐橐中裝者百金遺之曰而以金為田毋虞春秋享也黃君業置田若干畝後稍貴

有餘祿然不欲更益名劉氏田曰祭田而屬王某氏
曰士固有不能盡得之於先王而吾乃偶得之劉公
者劉公即不以百金沾沾為吾德吾啟血管而秉爵
鬯以從事於先君子楹坵之間泆然有餘忍焉吾曷
敢一日忘吾曷敢一日忘子其記之以示黃氏之為
吾後者嗚呼劉公不愛百金裝俾黃氏之祭有田自
劉公始黃君不以身先其先人又毋朽劉公之德而
著列之其相率而歸於厚也亦賢於吾嚮所謂士與
諸侯及藩鎮遠矣劉公名汀為叅政以罷黃君名鍾
今為太倉司訓與余善

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

循麋涇而西者曰大王父司馬公第襲第後稍西偏
而枕涇者伯父靜庵公園也入園松亭翼然已屈松
栢為左右屏已又屈松栢為鶴鹿者各二折而西則
東山之趾在焉有亭瞰崖而下頰稍西為靜庵中五
楹兩序半之出庵折而西又數十武為山堂堂之南
有臺列恠石名卉東西脩竹綿亘數百武闢堂扉而
北則杳然別一天為大方池中浸芙蓉菱芡左右石
門以入山分為二橋各有亭踞之其水左深入石洞
為石梁以度抵一岨而止岨前鑿磐礪蓮花引水浮

杯渺渺自崕隙出水右度橋而窮復為深澗上橫石以道而西抵礮石山被以白華曰雪山諸山輔皆土岡委曲抱麋涇若率然之脊萬松鱗鬣之山之勝不可盡數大抵石巧於取態果樹巧於蔽虧卉草巧於承昧亭館巧於據勝而已其所謂石則太湖武康斧劈崑英之屬果則桃李梅杏橘柚棖柑榲梨棗檠柿含桃盧橘未禽鬱棗楊梅榕椶之屬樹則梧檟梓枯桺栢杉檜黃楊檉檉檉櫨胥餘栝間女貞椿榕之屬卉草則蜀茶海棠辛夷玉蘭蕙芷空窮博且芙蓉芍藥牡丹合歡忘憂青蘿蒼荔之屬各以百千計亭

館可再屈指數蓋靜庵公自罷藩幕歸甫三十年中間即非負危痾峻風厲雨未嘗晷刻不之園其所規擘匠締旦損夕益徃徃出人意表以故精麗甲東南雖夙稱名園者遜弗能抗余自為諸生則已侍靜庵公杖履游山中每春夏交蒼翠四封蹊徑殆絕裁霞縠絲因風迴蕩穹幽漏明芬芳徐出琅玕崢嶸青葱峭蒨爽沁脾腑百羽萃止弄暄訴悽啁啾嚶嚶有傲人色縱履游目靡匪趣會而靜庵公又雅好客客母問晝夜商移徵易絲倦肉代改席謀懽醉醒互端是無但東南稱能為園主人者亦遜莫與靜庵公抗而

會余北游得一官久之遘家難歸靜庵公已捐館舍
屬服除稍從諸兄弟往則嚮之所謂松栢屏障鶴鹿
及他欄楯蕩然無一存石亦多傾圮卉草雜樹十去
五六亭館十去三四第其存者石色漸古苔蘚蝕而
蘿蔦封栝捲之木獲遂其性上干雲霄虬攫虎坐眩
恠用杜履綦鮮及鳥雀益傲至於絃管之地松飈驟
濤篁水相應恍若舊游之在耳而尋之不可復竟矣
余從弟瞻美為靜庵公少子酌余茗石上相對歔歔
久之意以有所軋故不得致力於茲園以終靜庵公
志也余徐謂曰子不聞宛洛天地之中古所稱至鉅

麗偉觀哉彼遠無論銅池金谷絲障錢埒之地不終
屬梁竇崇愷也大曆會昌中平泉綠野竒章之石履
道之竹皆足以吞茲園八九不芥蒂而宋時李文叔
之所記無一為其子孫有者文叔所記園幾二十年
不旋踵而中金虜寧獨舊主不可問而遺丘故池瀦
夷為一甌脫亦焉能彷彿指導哉今茲園雖小頽而
幸置之湖海寂寞之鄉厭者不易棄而欲者不易跡
吾固知茲園之長為王氏有也子何念焉瞻美意似
有省者既而曰洛陽之不復園也蓋三百年矣讀李
氏記而園若新也文其可以已哉夫園之不吾長有

也吾知之而子之文長在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謀所以新吾園者余曰諾又二年記成郡人尤子求為之圖而余系以詩

